

妈妈也有想妈妈的时候

■红 鸟

在我十六岁那年的冬天,舅舅来信说,姥姥生病住院了,在陈城纱厂医院,很严重,估计需要做手术。我们接到来信,都手足无措,母亲更是泪流满面。母亲说,她要去看望姥姥。她是姥姥唯一的女儿,又嫁得那么远,从我们颍河镇到陈城足足有一百公里。那个时候,母亲已经六十岁了,白发已经初现,身体亦不是太好,最重要的是,母亲一字不识,在我们小镇还好,进入城市,肯定分不清东西南北。最后我们商量了一下,由我陪着母亲前往,那时我已经初三了,个头儿已经超过了母亲,爸爸说有我陪着他放心。

那两年,已穷得家徒四壁,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愁得整宿整宿睡不着。那些年里,母亲挖野菜,摘槐花,掬榆钱,总之那个年月凡是可以吃的,都被母亲做成了美味。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只能吃麦麸和红薯叶,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去姑姑家借几斤粮食,等到收获的季节再还回去。

母亲说,她们家六个孩子,她是家里的老大,姥姥视她一直是心头肉。当初母亲嫁到我们这里时,姥姥就不同意,嫌太远,见一次面太难。

母亲坐在煤油灯下,把家里值钱的家当都收拾进了行囊。一大早我们就往小镇的车站赶。要知道,从我们小镇发往陈城的客车每天只有一班,如果错过了就只能坐明天的了。我和母亲足足提前了一个小时,在车站守候。在候车室里,母亲揣着双手,一声不吭,黯然地坐在那里,我则不停地走来走去,站在窗口四处观望,生怕那辆车把我们落下了。

到了陈城,已经是下午了,天空中飘起了雪花。我说先去吃顿饭,母亲说,吃点干粮吧,怕时间来不及。我们就坐在一家商店门口,吃母亲带来的干粮,喝一口凉白开。

母亲背着包袱,我搀着她,望着川流不息

的人群和车辆,我们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虽然我读了几年书,但是也没有来过大城市,也只能茫然四顾,一点办法也没有。母亲说,既然到陈城了,就不会远了,我们慢慢找吧。

街上行人匆匆忙忙,身边不时有骑人力三轮车的经过,问我和母亲是否坐车,我很是希望母亲能够点头,但是一连好几辆,母亲都是摇摇头告诉车主,我们快到了,不坐车了。我与母亲也不知走了多久,还是没有看到纱厂医院。我的脚也已经又酸又疼了,但是我不敢说,只能咬咬牙坚持往下走,心里一直在想,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了,怎么还不到呢。母亲就拉了个行人问,那个行人很热情,说,刚好我也到那里的,你们跟我走吧!谢谢地,碰到好人了!母亲一个劲儿地道谢。

走了不多久,到了。我与母亲抬头看四周,哪有医院的影子啊?中年人指着前方说,这不就是纱厂吗?老天啊,我们要去的是纱厂,他却把我们带到了沙子厂。站在雪花飘舞的陈城大街上,我和母亲哭笑不得,欲哭无泪。母亲决定叫辆人力三轮车直接拉过去算了。

人力三轮车车主一开口便要三块钱,母亲觉得太贵了。讨价还价,最后两块钱成交。

我与母亲坐在了人力三轮车上,虽然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车子,但是一点心情都没有,只希望赶快到达目的地。人力三轮车晃晃悠悠,穿大街走小巷,不一会儿就到了。我与母亲进了医院,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姥姥,眼看



着天色已近黄昏了,急啊,就去问医生和护士,这才知道原来姥姥手术出了点意外,已经转到了锦城医院,接受陈飞庆医师的“伏羲针法”治疗。

原来是这样。

当我们赶到锦城医院时,已经深夜了,我和母亲也是饥肠辘辘。望着打着吊针的姥姥,母亲早已是泪眼模糊。伏在姥姥身边,母亲哽咽无语。姥姥一边用枯瘦的小手轻抚着母亲,一边说,我不得事,年纪了,就这样,别担心,我身子骨好着呢。

接下来的几天里,母亲忙前忙后,给姥姥喂饭,一小口一小口地;给姥姥洗脚捶背,轻轻地再轻轻地;给姥姥换洗衣服,晒被褥,一丝不苟。夜里,她就睡在姥姥的身边。我发现,睡在姥姥身边的母亲,像个小孩子,是那么的听话,那么的乖巧。

原来,母亲也想念她的父母,也会软弱,也会流泪。如今想起那些往事,心底总会有母亲泪流不止的样子,是那么的清晰和可亲。

春雨桃花渡

■刘忠全



春江水暖鸭先知。那么,非江非河,只是荒村野渡,又是什么先透露春情的呢?是杨柳?是桃花?还是春情就藏匿在静默之中?

中国的现代化,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就说这眼前的桃花渡吧,似乎自古以来无多改变,南北半里宽的水面,始终飘荡着一只古老的小木船。摆渡的莫老爹,居然一根竹篙两把桨,将三十年的生命贡献给了渡口。他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了。不错,那些年,倒的确有人放过风,什么该给小船装上马达了,什么就要在水上架一座水泥桥了等等,可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见谁认真地兑现过。说大话总是不费力气,人嘴两片皮嘛!莫老爹听听而已,也

不往心里去,每天照旧忠于职守,风雨里点篙荡桨,一年四季载人渡牲口。庄稼人务实,没影子的事儿,何必先敲“三通鼓”?

可今年一开春,像是情况有点大不同。那一日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河南岸有几个生客喊渡。莫老爹披件雨衣,把船靠拢接他们登舟。上来的三位客人很讲礼数,左一个“老人家”,右一个“老渡家”道辛苦。他们是来办什么公的呢?莫老爹未免纳闷,便一边荡桨,一边打问:

“你们几位同志赶在潮巴巴的天气出门,是——”

“啊,我们是从县里来的。”一位撑黑雨伞

的中年人谦和地回答,“是特为来你们这儿找乡里商量架桥。”

“架桥?又要架桥?几时?”莫老爹像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劲儿地追问。

“怎么,你老爹还当儿戏?是要架桥啦!”另一个打红伞的青年打趣地插嘴,“过不了多久呀,只怕连人带船都得停业,你老莫怪哟!”

“咳,瞧你这位同志说的,架桥利民,我为啥还反对?”老人抹一把脸上的雨水,微悦地抢白,“修路铺路,自古以来就是修德积善的好事嘛!停业就停业,人和船另谋出路。”

“说得好!”三位客人全笑了,笑声在桃花渡水面上荡漾……

“……可我听电视和收音机里说,哪儿哪儿的什么工程不是都‘下马’了吗?这桥……该不会像前几次那样,光打雷不下雨吧?”莫老爹心直口快,有什么疑虑说什么。

“不会的,老人家!”中年人解释道,“该下马的下马。往后,我们的建设要讲究实事求是,就是要从每一个小事、每一条河流做起,再也不能靠吹牛说大话过日子了。你说对不对?”

“营建桃花渡桥,这可是县人代会的提案哩!人民提了三十年,也该兑现了。假不了哇!”青年人补充了中年人的话。

莫老爹听明白了,他完全听明白了,但是他竟没有吭声,也忘了抹去额上的雨水。他只是朝掌心吐了一口唾沫,一个“蚂蟥大伸腰”,使渡船直射对岸。

春雨还在下,春雨静默无声地滋润着桃花渡的新明天……

献给爱鸟日的礼物

■张安祥

雁阵

南去北往自有章,
浩瀚天际诗成行。
声声浩歌惊天地,
蓝蓝天空悬画廊。

喜鹊

黑黑白白两分明,
生儿育女唱高风。
声声皆为人间喜,
鹊桥更含天地情。

孔雀

天造地设美姿颜,
百鸟争宠皆枉然。
天生衣锦自独秀,
彩屏开处醉神仙。

燕鸥(又名白昼鸟)

往返两极间,
只喜不夜天。
纵行八万里,
笑傲风雪寒。

百舌鸟

敢先雄鸡叫五更,
敢占柳风报春鸣。
敢笑林莺语不真,
敢用舌尖战群雄。

画眉

天造地设灵气大,
婉转歌喉众鸟哑。
劝君莫将笼中藏,
林间声声乐万家。

鹰

一生孤独傲苍穹,
穿云破雾击长空。
火眼金睛识天地,
万里翱翔羞大鹏。

燕难归

茅屋变高楼,
归燕徘徊久。
旧巢无处觅,
呢喃问何由。

